# 新華日報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一月十一日創刊 第二九五二號 今日出版一大張 發行人潘梓年



















**袁先風**

（美榮）鑒四年未得汝音信閤家渴念甚懇望早日歸家，即寄信重慶陝西路二百七十四號元吉商號或陝西路燈籠巷七十一號，如先風至友或同事知其情況或遭遇等乞示上開地點不勝感激 先風父袁君培

# 各方人士關懷東北問題 呼籲應立即無條件停戰

## 東北政建協會東北文協昨邀各黨派商談，三民主義同志會建議成立東北調處委員會，世界科學社再電杜魯門，呼籲停止援助國民黨進行內戰。

▲本報消息　東北政治建設協會及東北文化協會為探討解決目前嚴重之東北問題，昨晚六時招待政協各黨派代表，計到政府代表邵力子，中共代表董必武、吳玉章，民盟代表張君勱、梁漱溟、章伯鈞、羅隆基，青年黨代表曾琦、陳啟天，無黨派代表莫德惠先生，……東北戰爭日漸擴大，人民陷於水深火熱之中，希望各方從速制止戰爭，次由周鯨文報告東北問題數月來為解決東北問題所經之歷過及最近提出之解決方案（已見報端），……不容再行拖延，政府代表邵力子表示戰爭一定要停止，前途一定是和平的，大家不必性急，董必武氏發言對東北停戰之方案表示贊同，而且堅決表示無條件停戰必須於最短時間實現，愈快愈好。青年黨曾琦謂東北問題解決須顧及地方民意，民盟……報告民盟數月來為解決東北問題努力之經過，並謂今昨兩日民盟約同中間黨派（青年黨、無黨派代表）以中立態度，研究解決東北問題之辦法云。

▲本報特訊　東北內戰擴大，各方人士對東北前途極表關懷。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頃對時局發表意見，對東北問題、改組政府、國大等問題提出具體建議。該會首先要求無條件立刻停止東北內戰，採用政治協商方式，成立「東北問題調處委員會」，……調處委員會應由政府、各黨派與東北人士共同組織之。至於軍事問題，該會主張仍由三人小組負責調處。

▲本市消息　世界科學社以東北內戰日益擴大，時局發展至於極點，再電杜魯門總統及美國參院外交委員會主席康納利發出緊急呼籲。……

# 馬歇爾與蔣主席續談

# 國民政府頒令 國民大會延期舉行

## 蔣主席昨招待綜合小組，各方代表均表示應延期

▲本報特訊　蔣主席昨天下午四時在國府舉行的招待政協綜合小組茶會上，經協議決定五五國民大會延期召開，將來再由各方共同協商另行日期召開。……

▲本市消息　國民政府令：明定本年五月五日召開之國民大會，著延期舉行，延展日期另定之，此令。（中央社）

# 閻錫山罪行又一鐵證

## 日軍一批聯名函執行部 控訴被利用打內戰經過

### 曾被高價收買，施以訓練，灌輸反英美思想，調至各地作戰。

▲長治二十三日電　被閻錫山驅使進行內戰之日軍……卅餘人，放下武器後，頃聯名發表致北平執行部公開信，……控訴閻錫山之非法行為，……

# 國民黨各機關 正進行還都

# 五一節快到了

## 晉綏邊區工人展開生產運動

▲興縣二十四日電　晉綏邊區總工會爲紀念「五一」節，……

# 廣州國民黨摧殘言論出版自由 廿三雜誌緊急呼籲

## 希望全國各界予以支援

# 濟南國民黨反共反人民暴行 中共黨員及市民遭逮捕

## 被捕人員遭受毒刑至今月餘未釋放

## 中共駐濟代表奉命向當局嚴重抗議

▲臨沂二十三日電　……

# 曲阜孔令煜先生談話 讚揚八路軍保護孔廟

## 否認反動派揑造搬走祭器說

# 警局密令原文

# 國民黨統治下廣州不得了 食米百斤漲到六萬

## 貧民平均每天餓死一百人

# 菲島華僑工聯 電唁鄧發等

# 社論　要保證不要幫閒

昨日下午政協綜合小組的茶話會上，蔣主席於徵詢各方意見之後，宣佈五五國大延期召開。國大原於五五召開，這個日期，是在政治協商會議上由國民黨代表提出，而經過各方同意的。中共方面向來主張執行五五召開國大的決議。但是，國大開會的日期在那一天，這個問題與國大的性質問題比較起來，究竟是不重要的。……

# 解救國民黨收復區饑荒
# 各解放區運濟大量糧食
## 各地國民黨當局仍嚴限物資運出　無理扣押解放區商人並沒收貨物

▲□濟二十一日電　山東解放區繼續輸出大批物資，接濟天津、濟南、徐州、滄縣等城市。據不完全統計，濟海一分區三月份內僅往天津糧食（包括玉米、小米、大豆等雜糧），共五百七十萬零四千一百五三二七斤，花生七七一八斤。其他豆餅等甚多。濟南區僅焦炭一項，自經周莊及峰縣水陸兩路運至徐州者，即達一百八十餘噸。魯中區泰（邱）縣（城）縣的鬼家莊、相公莊、劉家莊等四個集市，從三月上旬，運往濟南糧食五十餘萬斤，由二月初至四月上旬，已運往濟南糧食六十餘萬斤。經此接濟，收復區物價已下跌，人民生活痛苦減輕。但國民黨當局卻仍在上述各城市禁止自由貿易，濟南市當局禁止電料、洋鐵、五金、藥品運出。布匹出城不得超過五市尺，棉紗限五市斤，食鹽限十斤。嶧縣商人徐某，由徐州購買價值十萬元北海幣的文具、日用品，在徐州車站悉被沒收。滄縣偽軍曾將一糧商的三十大車糧食以低價強行購去。在市場上提高三分之一的價格出售。（新華社）

▲北平通訊　為了接濟平津糧食，晉察冀邊區曾接到中共代表來函，指定由冀中區撥交河北田賦管理處糧食二百八十萬斤。十八集團軍駐平辦事處與國民黨河北省田糧管理處乃於四月十一日舉行會商，出席人員計有：十八集團軍駐平辦事處副主任中伯翔、稽查科長馬繼業、稽查程厚和等四人，河北省田糧管理處代表米克之及冀中行署糧食局科長崔□□等五人。關於具體交運事宜，雙方商定以下辦法：㊀交糧數量為萬石，計二百八十萬市斤，其中計小麥二百二十萬市斤，小米六十萬市斤。㊁交貨期限在無特殊阻礙之下，規定自四月二十一日交起，至五月十日交清。㊂交糧地點規定為天津的楊柳青及平漢路新樂車站。㊃雙方收交糧食人員劃分小組二組，每組收交雙方各派五人，並指定負責人員，分持收交區域事宜。冀中區方面指定石翔如及劉紀二人，分別主持楊柳青及新樂交運工作。田糧處指定趙黃泉在楊柳青，王日章在新樂車站，分別負責接收。㊄經國所需用的麻包，由河北田糧管理處供給。運糧車輛及人員所需符號，由冀中行署發給，國民黨方面須知照沿途軍警不得留難。以上各條款在友好的空氣中迅速完成決定，冀中行署所派糧食代表於協商後的第二天，已啟程返回冀中，立即佈置交糧工作。（新華社）

▲北平航訊　三月底北平市政府曾邀請張家口市商會長劉鴻逵先生來平，洽商由張垣運送大批糧食來平銷售，當時劉氏表示可以一萬萬斤至三萬萬斤糧食，至少低於北平市價百分之十，但於北平市收，此間在平交涉，幾近成熟，後因平市當局藉口「調查戶口」，將劉氏由綏代辦公館中逮捕，至居停明，劉氏被釋後返回張垣。目前北平市當局，因為平市糧價日漲，乃又邀請張垣方面派員來平重申前議，張垣市當局已允立即派人前來，北平市當局應允這次交涉早日成功，藉糧解決糧荒。按張垣糧食接濟北平，最近一二月來從未停止，源源不斷運到平市銷售，平市糧價因之大跌，這次北平市當局邀請張垣商人來平洽商已是第二次。（四月廿一日寄）

▲張家口二十日電　天津國民黨當局，不斷非法扣留來往客商，沒收糧食貨物，斷絕解放區人民對津市的接濟，禁止雙方自由貿易。三月二十四日，靜海保安團扣留安新王玉靜大船一隻，又安國商人韓國君，河間商人任令賓，安新商人劉萬榮，貨物均被搶光，人受酷刑。三月二十六日下午三時，河間商人張田生、馬杰宜、白榮臣、賈羅九、王古明，任邱商人劉景璋，霸水商人侯明東等人的船隻，均被靜海國民黨軍在下清河碼頭搶劫殆光。三月三十日，勝芳市商人王世澄，由天津買物歸來，在白塔寺被國民黨軍扣留，押至楊柳青警備押入監獄。滄縣茶園關卡林立，見人就檢查勒索。最近天津國民黨當局，更利用偽組織人員，地痞、流氓，組織水上公安局，檢查騷擾，一切紙張、油類、鐵料，都禁止出境。此類組織則任情營私舞弊。據商人談，最近每一隻船從天津開行時，都要花錢疏通，少的一二十萬，大約三四十萬不等。（新華社）

# 南通反動派企圖掩蓋暴行
# 上海輿論界嚴予闢斥
## 文滙報揭發反動派在反「共」藉口下屠殺人民的陰謀，要求徹查慘案真相。
## 上海人民熱烈捐款援助南通被害青年

▲上海通訊　南通國民黨特務及三民主義青年團，謀殺舉行小組的人民，慘殺南通青年的反動行為，秘密逮捕張惠凡，已引起全國人民的憤慨，國民黨當局為掩飾罪惡，故意發出通告，又撒出他們從希特勒那裡學來的故技，玩弄他們裝腔作勢的拿手本領。四月十七日由國民黨御用的所謂「南通人民自由保障委員會」及三青團南通分團、國民黨南通縣黨部、陸軍一〇五師等發表了一篇滿紙荒謬的聲明（這聲明昨日本市的「和平日報」曾予轉載）。這聲明在上海除了那幾家官營報紙外，並無報紙登載。對這種任意搬弄、抵賴組織的卑鄙行為，已引起了廣大的憤怒。「文滙報」二十二日的社評加以痛斥，該報首先就說：「特別使我們感覺意外的，南通已居然已有了『人民自由保障委員會』，□□□□的聯合……天平之死，說是有人暗設圈套，何以時間恰巧是張惠凡的『秘密運動』（記者，續已被的特務活埋），也不能僅憑「鍵關」就定案，最不可解的，說「通中女師兩校學生數十人，鑽出歌遊行列之外，在稠衆的環境下，竟會有人「自稱共產黨集團」，還真有是那麼以組織的」。該報又說：『許多地方當局，動不動就喜歡給人加上「共產黨」的帽子，以為把握以來，可以把什麼嚴重的事情都沖淡了。南通各公團的來函，對於慘案的經過，被害者的家屬，而對於文協會及南通中女師參加遊行的學生，則斷說他們一定是共產黨。其實，南通的慘點，只在於這次慘案究竟如何釀成，該報說：「全國同胞今日一致爭取的是民主自由，任何反民主的行動，我們必須反對，我們決不會因該報設失辭的是「共黨學潮」，就減少同情；也不會因關係方面滿口反共濫調，就淡視慘案的嚴重性。共產黨不贊成反對，被殺及失蹤的是不是共產黨，那是另一個問題，我們要知道的是慘案的真相。」』該報對南通地方法院的態度，也以公正的嚴斥：『尤其奇怪的，南通的地方法院，也列名發表這一封公開函。司法機關應該是超然於黨派之外的，不能隨便給人戴紅帽子。既然早知道孫平天是文化奸，為什麼法院不加檢舉，而任其公然「自稱共產黨集團」；這一次慘案發生後，法院似乎也應該切實調查，提出證人證據，而不應根據傳聞臆測，武斷罪實，隨便發表言論。』法西斯的論調，血腥的罪行，人民永遠不了，在莫拜的一邊的，近日來，上海人民對南通慘案的被害者表示深厚的同情，他們給受難者以溫暖和力量，除了物質的援助外，廣大的讀者都一致主張調查慘案真相，使全國人民看清楚這血淋淋的事實，堅決揭穿反動派的陰謀，以行動來制止法西斯的暴行，上海的文滙報就收到許多讀者捐款救助和聲援，文滙報已收到捐款十多萬元，一個窮苦的士兵說：『我是一個靠薪餉的窮兵，沒有錢來救濟省中的同學，更不會寫文章來向各界呼冤，僅有希望多滋新聞記者精神的，以尖銳的調查事實真相，以尖銳的目光去透視他們（恐怖份子）的陰謀，把它赤裸裸的公諸於報導的同胞的眼前，尤其給一般握有軍政大權的官員們做一個借鏡，看看自己猙獰的面目。』周報在四月十三日的評壇中悲痛地說：『三十五年來號稱民主政治，十八年來號稱黨治的政治，想不到還落到這種地步——而偏在抗戰勝利以後，民主運動……在狂殺全世界的今日，……』民主雜誌在抗議南通慘案一文中說：『這是什麼世界，我們懷疑這是地獄的新聞，不是來自天日清朗的人世間的，我們以為這次南通血案，並不是單純的地方事件，而是一連串的特務事件，同樣的事件，隨時可以發生，假使特工組織不徹底廢除，地方官吏的作風不根本改變，把人民生命視同兒戲，要捕便捕，要殺便殺，這是什麼一個時代，這是誰的宰子，是敵人的魔影的舉行。』現在作者，恐怕還寧制的清算，還不會如此胡亂的以殺人為兒戲！我們於萬分悲憤之中，除對死者致沉痛之悼念外，要求：一、立即釋放所有被捕的人，二、立即嚴懲這次血案的兇手們，三、由政協會及政府派員徹查這次血案，嚴懲這些所有與此血案有關的官吏與特工，四、政府保證今後各地方不再有類似之血案發生，五、撫恤死者家屬，并為死者舉行公葬，樹碑永立紀念。名教授馬叙倫、鄭振鐸、周建人先生，都撰文抗議南通國民黨反動派的暴行。

# 斯大林　歡宴芬總理

▲莫斯科二十三日塔斯社電　蘇聯部長會議主席斯大林，四月二十三日，在克里姆林宮中歡宴芬蘭總理帕西基維，出席者有……卡拉。和芬蘭政府代表團、工商部長塔基、外交部長斯溫托、財政部長泰格倫、內政部長萊諾，芬蘭駐莫斯科公使館人員以及蘇方高級領袖。（塔斯社）

# 我會晤了東北民主聯軍

本報特派記者　劉白羽

四月五日以後，如同燈光一樣，一明一暗的，小組出發的消息，變得閃約不定起來。據我知道從六日夜間十點鐘開始，德來克中校和政府方面的趙家驤參謀長，石將軍，……據我所知道在實地工作中，恐怕這是最長的一次會，經過整夜一直到七日上午十一時，中間除了用飯吃點之外，都在談話進行。這會議的結果，是第廿八組由瀋陽出發向北往四平街方面走，第二十九組由錦州出發向東南往撫順方面走，這是東北和平局面開始的一個初步。

八日晨，我們到執行小組辦公處萬福麟公館集合，九點鐘出發，第一輛車是美代表德來克中校，政府代表許光達少將，中共代表郭琦少將，第二輛車是我們七個新聞記者，第三輛大卡車是政府小組，第四輛大卡車是中共小組，第五輛是裝美國電台的吉普車，這個行列向東，經過一片松樹的東陵，彷彿置於四周的渾河左側岸上前進。

十時半到撫順附近的搖鼎村□時，風頗大，美方在這裡停車拍發無線電報。

渡過渾河後停車于東崗附近，漫山頂上，樹林立，就是一個工業之城。我們引路的煤油廠鐵工會萬餘兵起話來，他給我說撫順約有五六百個工廠，包括煤礦，煉油發電，石灰……兼運鐵道對岸一角即為出名煤礦之千金寨。據云：從前工人約十幾萬，由於日本人壓迫勞工，當時此地有一歌謠：『來到千金寨，就把衣服賣；新的換舊的，舊的換麻袋』。這歌訴說了工人的悽慘苦況。勝利後，許多工人得到了解放，都紛紛走掉了，現在工人人數減到一半，但煤的上的煙說明多數工廠還在開工。

上車駛過渾河上的木橋，進入撫順市。在廿五師師部晤政府軍師長劉德玉和德來克中校，計劃在他們這裡短時間了解情況，繼續前行。可是這個師長說：二十里外路已破壞不能走，堅持阻止小組前進。但是德來克中校堅持了他的意見，大家為分人員留下，只三代表和記者在二時二十分向南走，事實證明二十里外路仍平坦好走，當車進入到二道溝，我從農民處知道這前面一帶有民主聯軍部隊，據他報告四日就在二道溝左側山上作戰。該山平坦，前有小松林，當時有國民黨軍隊一個團向這裡進攻，打了一日一夜，就又向西面敗退下去了。事在路上說了，前面的小吉普便從車下我們跑了，車輛好後，又走到石丈嶺轉向山林去的路上，我第十眼看到了東北民主聯軍，我走進了東北的解放區。

是幾個年青的戰士攔着了汽車，和他們一起有一些老百姓。

我非常激動的跳下車來，——我自從進入東北，唯一志願是看到長期苦鬥的東北人民部隊和解放了的東北人民，但是，因為誰知道那一天才能見面。可是，意外的他們現在站在我眼前，他們穿着黃色或深綠色軍服，從日本人那裡繳來的皮帽，也有穿日本皮大衣的，一個個面孔紅撲撲的，精實而機警。我一見他們，說明我們來意之後，一個年青的拉起緊緊的握我的手，我感到他們的手發熱，……一個上來的戰士十老百姓都笑起來，小孩子從包穀桿堆的後面鑽出來，他跳上車，我們前行，一路上戰士都向車上揮手，路旁山岩上一位戰士也向下揮手，不當兒小吉普已回來，知已接洽好。

車向南再開，到×××為保安三旅旅部所在地。

他們是張學詩將軍的部下，旅部在一農舍中，中是穀草、馬匹。東北農村房屋都很寬敞，門窗有玻璃窗，紙糊花外面者，屋中一婦女，正以大豆製醬，顏色紙醬。我們都擠在一個屋子裡，在坑上攤了一張軍用地圖。高米克中校和廿九旅的南副旅長談話，他是河南人，十幾歲來東北，九一八後參加義勇軍抗日，他身材適中，面色紅潤，很多談笑。他最後告德來克中校：

『我們不願打仗，願意和平，他們打到這裡（他指在地圖上比着手勢），我們退到這裡，他們又打到這裡，我們就不得不打了。』

他說：四月二日至四日在史文廠一帶激戰，今早西面有砲聲。

我一人跑到外面來，跑到農民中間，他們都興奮的和我談和平消息，不久農民愈來愈多。他們要找小組講話，他們希望小組能勸東北人民的希望。

天太遲了，他們就在村莊口上同我們握握手，五點鐘我們往撫順回路，那許多興奮愉快的臉，使我很久高興得笑着，這意外的遭遇，使我驚然間得晤十四年永遠在懷念着的英雄的人民，是我進入東北後第一件快樂的事情。回到撫順天已黑。

撫順日人稱為『炭都』，大煤礦皆為滿營，據地質調查第三紀爽發層，現在藏量十億噸，為亞洲第一大產煤層，七層的油岩可以提煉成油。

九日原擬參觀工廠，但臨時又隨小組出發去找政府軍五十二軍軍部所在地，一直到下午因為聯絡汽車路，路太難走，還是沒有到達。吉普車陷在泥中四次，都由很多農民抬出。

兩日的旅行，使我了解了一個問題——東北民主聯軍的退出撫順，是為了愛護工廠，不使工業遭受戰爭損失。所以，現在他們經常在市外很近的地帶活動，並非一下子就很遠的退走。撫順市外不遠有山地，已為遼河平原區的東邊緣，山上森林很多，耕地都是黑色土壤，極肥，山峽中且有未成林的幼林很多，令人想見將來更豐富的出產。九日東行二十里後，隔一條小的渾河，一道山梁，又是民主聯軍的駐地了。

小組準備二日內去本溪，記者決定從本溪深入民主聯軍的廣大光明區域。（四月九日夜）

# 兗州之夜

合衆社記者　羅爾波

自從日本投降以後，世界上已經沒有宣戰的戰爭了，但是在昨天晚上，在這個前線上卻發生着偽軍和中國的襲炮戰火鼓敵的軍事以來的一次最奇怪的戰爭，那不算一次戰鬥，因為那全是單方面的，那也不是一次拳擊，因為沒有變位和受傷。

關於兗州的情形，是吳化文將軍於一九四二年投降日軍把國民黨新四師改編為汪精衛的第三方面軍，他現在以六七千士兵控制着兗州，在一月十三日停戰以前，吳是處於不利的情況下，因為共產黨的軍隊緊緊對吳的反包圍，直到佔領了城郊並衝破城牆挖開了一處缺口，當停戰命令下達後，共產黨軍隊在某些地方撤退二里，有些地方則四五里，因為他們沒有撤得更遠，他們首先不承認吳的軍隊為國民黨的軍隊。第二，因為他們發現吳出城趕築新的碉堡，同時那些駐在城四週的人民奔來見共產黨方面的領袖，申訴吳部時常出來搶劫掠奪他們的家，姦淫他們的婦人，並且強迫他們去作無償的勞動。

停戰以後共產黨說，吳幾乎每天晚上都派小組訪問鄰城時是例外，吳的放冷槍通常是發生在城牆及共軍附近，但有時候出城的偽軍也偷攻共產黨的哨兵和觀察所，於是才發生雙方的射擊。

昨天黃昏，我坐在共產黨的一個指揮官的司令部裡，傾聽那些反對偽軍的人民的訴苦，他們係應我的邀請而來，但是我沒有時間全部聽，所以他們很多人站在門外，由四個推舉出來的人講話，那些談話的人，是老百姓、農民、還有工人。

一個很小的農民張開泰（譯音）的故事，最令人驚愕了。他的哥哥張開成（譯音）：被偽軍命令替共我勇子，當這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失敗後，他被打得吐了三個月的血，直到現在還躺在床上，當七個偽軍把他打得人事不省的時候，便去輪姦他的妻子，把她由鄉傳有兩個月都不能從床上動一下。

共他的人告訴如何被找去作強度的勞動，如何被挨餓受打，直到能夠逃出的時候，他們的房子如何被拆毀，而把材料拿去建築碉堡。有些人說他們的兒子被偽軍拉掉，因為偽軍說他們幫助了八路軍。

我倫從的聽他們在這種情形下，他們都為個報如何還了？我發現他們不會是報復性的，有一個人說他希望偽軍繳槍，以便做買賣；另一個說，假使不這樣做，城裡的人民將會餓死，因為偽軍不讓他們出去買賣食糧，共產黨並沒有封鎖正常的商業貿易。張開泰說，他希望要吳化文出城，以他的罪惡來對他的罪惡。張又說：勾結過日本人的中國人，不能見真正的中國人，而在日本投降後，他們更不應該被允許有武裝。張對於應該如何處理有明確的意見，可能是他哥哥的遭遇，有助於他得出這樣的意見。

當老百姓談完了並且近十點鐘了，當我從黑暗中走上一個前線指揮所時，城上傳來了機槍步槍的射擊聲，偶上我們便看見了一個大的粉紅色的燈籠在城牆上，但是此外仍是漆黑的，當我們更走近了前線時，槍聲停了，於是我們在指揮所坐下喝茶，過了一刻，才完全沒有槍聲。一會兒一個通訊員進來報告槍聲很響，我們便更走近前線，有兩組步哨走出陰影，問過口令，並檢查我們，最後我們到最接近的觀察所，僅僅離城牆二里多路，但槍聲又停了。

指揮員說他恐怕偽軍知道有一個美國記者在周圍，也許他們不願意這樣的「表演」。剛好這時候步槍又響了，機關槍也開始了，五分鐘內這個地方有了一長串的響聲，指揮員說偽軍偶然也用迫擊砲和野砲射擊，在兩天以前，一個砲彈打死了一個農民，一塊彈片把一個小孩的臉撕去了一部份。

槍聲不只是正對我們這一段的，當槍聲變得和了的時候，指揮員有些敏感了，他想觀察所是頗為安全的，但這也可能是偽軍出來放哨的。那些衣開目標之一，所以我回到指揮所。這時候有幾聲槍響在我們的右邊，指揮員有一點發怒了，這是用很壞而又帶一點中國的口頭語，告訴他的部下，除非偽軍確實出來進攻，共產黨不允許還擊。

這樣是十分平靜十分確信的說：『假使我們任何一個人打了槍，就可以殺我的頭』。

於是他告訴我：『我們的佈置森近城牆下角，從偽軍方面射來的子彈，有時就落在右側方』。今天他又給我一張地圖來說明這件事。

突然火車頭的汽笛一聲又一聲的響，

現在偽軍不掛起來了，指揮員說：『搶還要打得多起來』！

完全不錯，城牆果然得像一座鞭技慢似的，幾乎在同時，步槍都加入了這個騷動，共產黨的士兵在拓影下，沉着而戒懼的守望着。

半點鐘以後，我們認為不會有什麼大的進攻，所以我們回到村莊，但是槍聲仍然密強地。我又完全迷惑於為什麼吳將軍每天晚上要浪費很多子彈去使老百姓睡不着？於是共產黨的指揮員，用一件事實說明他們為什麼要這樣做。他說：許多小組的一位美國代表，在幾星期前就到了城裡，他以天主教的德國神甫當翻譯，那位美國人和神甫從未在晚上出過城，所以他們相信吳的軍官的報告：吳的軍官們說他們被攻擊，所以他們要抗擊共產黨。他們（美國人和神甫）為什麼不相信呢？因為首先他們聽見了猛烈的槍聲，此後便是火車的汽笛，繼而看到城牆上的燈光了（表示這一種警報），照明燈是防禦攻城的，一個很明的記號，美國人和神甫似乎也就相信他們報告的事實了。總之，他們想：『人為什麼要做些不為什麼的事呢？』

火車的汽笛使我們上床十五分鐘後還不能入睡。

（三月五日，作於兗州城外中共軍司令部）

# 對北平四·二一血案
# 重慶各界表示憤慨
## 李學民氏捐款聲援慰問傷者

▲本市消息　北平『四·二一』事件血案消息傳至渝市以後，已引起本市各界人士的一致憤慨。李學民先生曾捐國幣五千元，囑本報代轉給傷者作醫藥費。李先生在其來函中說：北平二十一日，發生一件與陪都『較場口』同樣的流血慘案，使全國人民關之惡夢不醒。北平號稱中國古都，今竟在此光天化日之下，演出這種流氓劇，匪偽及特捕者達數十人之多？成何體統？成何世界？李先生並在來信中對韓瑤昆及江紹原二教授致誠懇的慰問。

# 莫洛託夫貝文　即將飛赴巴黎

▲倫敦二十二日電　英外相貝文可望二十四日午後，或二十五日晨，偕同團員三十餘人離此前往巴黎，隨貝文外相同行赴法者，將有自二月以還即代表貝文與他國外長代表草擬對義、匈、羅、保及芬蘭等國和約的代表葉士大使彼德羅等，每日電訊報外交記者今天說，蘇外長莫洛託夫今天率代表團人員二百人出席巴黎外長會議，前曾代表蘇聯參加安理會倫敦會議的維辛斯基可能隨往。（中央社）

# 印度尼西亞人民　抗議英軍屠殺暴行
## 美議員主張聯合國讓東印獨立

▲海牙十九日電（遲到）印度尼西亞人向印度尼西亞境內英軍司令長官斯托普福將軍，提出照會，抗議英軍佔領巴桑（譯音）時將印度尼西亞駐軍全部掃滅。荷蘭通訊社訊：萬隆一帶仍有砲戰，印度尼西亞軍隊猛烈向孤立的英荷軍陣地發砲。巴達維亞西南一帶，發生遭遇戰。（塔斯社）

▲海牙十九日電（遲到）荷蘭軍政部長向國會提出新法案，根據新法案，荷軍徵兵可逕自調往印度尼西亞，不必問士兵同意與否。而根據舊法案，在調往印度尼西亞以前，必須取得士兵的同意。新法案將使軍政部能夠把一九四五年的徵兵全部三萬七千五百人，以及一九四六年的徵兵一部份，調往印度尼西亞去。並且規定在荷軍佔領期間設有應徵的人也都要入伍。（塔斯社）

▲華盛頓十九日電（遲到）美國加利福尼亞州民主黨議員帕特森，在衆議院提出提案，要求美國國務院堅決主張聯合國採取措施，讓印度尼西亞實行自治和自主。帕特森並要求：聯合國撤金關於印度尼西亞境內日軍的解除武裝與遣送的問題。（塔斯社）

# 英訪印團　定今赴德里

▲新德里二十三日電　英內閣訪印團將於二十五日後一週內赴德里，在此一週內，對印未來命運或有決定性。國大黨的聲明，語氣日見強硬，國大派的『強硬份子』已特別對記者暗示，國大黨方面可接受國際仲裁，但國大黨希望與英直接談判，如訪印團欲使兩黨獲得協議，轉移權力並準備退出印度，則其努力必歸失敗。（中央社）

# 獲得伊朗官方承認　亞塞爾拜然自治政府
## 沙丹納提出該省自治的計劃

▲德黑蘭二十三日電　伊朗官方宣佈，伊政府已承認亞塞爾拜然省的民主政府。伊總理沙丹納提出建議七點，企圖打開伊朗政府與亞塞爾拜然民主政府間的僵局。據七點內容，立即承認……省的完全□立。其中條有一項規定，即大不列士市市長及政府、衛生、交通、警察各局局長，須經過德黑蘭……

伊朗沙丹納內閣二十二日所提出關於亞塞爾拜然自治的七項計劃，以伊朗憲法及其他法律範圍之內：㊀合理擴大使用該省土語；㊁德黑蘭政府對亞塞爾拜然省之軍隊與憲兵司令由德黑蘭政府任命之；㊂亞塞爾拜然政府所行的公文，可用伊朗文及土語；㊃伊朗教育機關須研究預算案時，當考慮及改良亞塞爾拜然各城市的衛生及建築與改進該省人民的文化及衛生標準；㊄亞塞爾拜然民主團體及其他組織與伊朗各地情形相同，有自由言論之權；㈥亞塞爾拜然省過去從事民主運動之人，不得加以壓迫或留難；㈦按照亞塞爾拜然的人口，增加該省出席伊朗國會的代表人數，此項法案應即向國會提出。（路透社）

▲德黑蘭二十三日電　……界人士聲稱，沙氏曾在三月二十四日赴大不列士與……簽訂時，即已擬定。（合衆社）

# 四川旱災嚴重　米價不斷上漲

▲本報特訊　根據各地報導，四川今年的旱災已相當嚴重，川西平原算是小康最豐富之區，但今年因都江堰水枯，至今有許多縣份尚無水灌溉。至於川北，由於地形多山，再加以連年旱災的襲擊，人民痛苦，已達極點，今年春旱，收穫無望，又不免於饑荒，到目前為止，各地報災縣份，已有樂至、大邑、威遠、仁壽、內江、遂寧、樂山、眉山、彭山、峨嵋、射洪、三台、中江、蓬溪、安岳、井研、榮縣、蓬安、儀隴、□江等縣。

▲本市消息　近來米價陡漲，本月十七八日山米，價一萬七八千元一担，不到十天，就漲到三萬四五千元。米價上漲的原因，除運出救濟區與大戶屯積不肯賣出之外，各地旱象是其主要原因。（丑）

# 西安特務作惡　毆打秦風記者

▲西安航訊　繼各地連續不斷的特務暴行之後，西安秦風日報工商日報外勤記者楊賓甫又被特務徒毆打。楊於本月十九日夜八時許乘車回寓，行至西華巷口外時，一人由車後將車撥翻，把楊君拖下毒打，最後以辣椒麵塗楊君眼口而去。楊君當即昏迷，經送至醫院診治，頭部與腿部都受傷。

# 輪船運軍隊打內戰　老百姓還鄉沒有期
## 民生公司船隻大部被徵作軍用

▲本市消息　國民黨自從大規模發動東北的內戰以來，即大批徵用行駛川江輪船運輸軍隊，四月份來，民生公司民來、民享、民眾、華同四輪，即被藉名軍人復員，用作軍運；民族、民安、民福等四輪，名義上是應公差，實際上也是運兵。宜昌以下，該公司有船七八隻，也被強拉去運軍隊，重慶到宜昌的只有民協、民武、民遠、民意四隻，仍然由國民黨的統制機構——船舶調派委員會統制，老百姓沒有坐船的希望。

又訊：民生公司的輪船被國民黨拿去運軍隊到宜昌後，無船可退回，常常停在宜昌，軍隊又不肯下船，有停到七八天，甚至有強迫往下行駛而不准回頭的。宜昌以下，還有七八隻船也被用於軍運。因此，該公司虧本更大。

## 雜感

猛攻東北人民的戰中三部曲，已經由國民黨好戰軍官自動想出很好的名字了：

第一部「不堪一擊」

第二部「狼狽相當」

第三部叫什麼呢？他們正忙於向東北求援軍，還沒想好。據一般人預測，大概將叫做：「棄甲曳兵」吧。

○

但能夠棄甲曳兵的，還算有福了。就怕這「兵」都走不走，兩個師，幾個團一齊「放下武器」。

但真正放下武器的，倒是有福了。起碼他可以從新作一個人民，就怕

還要「猛攻」，結果像死狗一樣肥了高粱大豆的田地。

○

「東北一部份高級軍官，擬願與中共進行談判，而不欲進行內戰」（北平廿二日法國新聞社電）。

治昏病的有效辦法，還是先拖倒下。但能早清醒，還不算丟人。

○

提起鼻子來評評的標緻人家姿態政府「拖拷」。

豈敢，豈敢！「拖」字妙訣，早經當局註冊專利了七八年，別人怎敢僭用？

○

諸言拖、協商拖、內戰拖、經濟拖……無往而不拖，八年來拖得人民要死不活。

翻曰：天天催各黨派交出國大代表、聯府委員名單，豈能算拖！

駁曰：一旦名單交來，正好再拖。

○

拖有拖的成績在。

國民公報訊：「……渝市自禁煙以來，歷數年之久，非但未見市民吸煙者逸減，反而日漸增長，此原因非法消之深張，實因政治社會環境所促成，而尤以渝市為最甚，並有政治勢力的助長。目前統計，渝市之煙市（或為「民」字之誤——牛）已逾十萬之衆，實無法施行禁政云。」十萬瘾煙(?)，實乃「陪都之光」。

·司馬牛·

## 東·北·作·家·的·話

# 我控訴

## 為了三千萬被侮辱和損害的人民

端木蕻良

「和平，跟戰爭一樣，得有一種同志的精神，寧柔的精神，不自私的精神，得有一種不被克服的勝利意志。

我們在這國家裡，多少世代以來，對荒野戰爭，對山河戰爭，對水旱戰爭，對壓迫與不寬容戰爭，對貧窮，對疾病戰爭。

為了文明，這還使得打下去，規模得大，要使這一回擴抗蝕敵抵抗反動的戰爭不是白費的；總有困難障礙失望，也許阻礙進步的輪子，我們得打過——

我說我們得進行一種和平，這種和平要能夠吸引那些最高尚的人，最能幹的人，最有思想的人。

那是我對於全面勝利的概念！」

——羅斯福

我控訴，為了三千萬被侮辱被損害的人們，為了這不應該流血而流血了的地面，我控訴蹂躪東方的法西斯蒂的殘餘，違背良心的諾言，毀棄全世界共同的良心所保衛的和平，在我們國家的東北地面，進行齊無恥的掠奪的戰爭；我用最黑最黑的咒詛，來咒咒這些法西斯殘餘的反動派們，所進行的屠殺我的鄰人我的父母兄弟的殘反人道的戰爭！我用最惡毒的言語咒咒他們，[illegible]我用最大的聲音宣佈他們的罪行，這些專門以掠奪來滿足吃的[illegible]的匪徒們，他們想利用幻術和人類最高的[illegible]能，蒙蔽了人們的眼睛，站在事務的錯綜矛盾裡，選擇他們認為最肥的東北的沃土，來開始向人民搶劫，他們使用了一個最最醜惡下賤的字眼，他們叫「接收」，他們用快槍、火箭砲來接收老百姓的靈魂，用偷劫和分贓來接收敵產，在被接收的地面，挨餓的人民超過歐洲三倍，工廠關門，工人失業，漢口十個女人當中有一個妓女，這是什麼國家？他們為什麼不用很好的經過一些「和平」「幸福」「自由」「民主」來接收呢，為什麼紙帶來失業、賣淫、餓死、失眠、嚼樹皮草根，物價一躍三倍這些災難來接收呢！難道非必得老百姓個個吞下這杯苦酒才算接收嗎？有一個錯誤還回頭的，說得打嗎？試問東北同胞想用自己的力量使這些殖民者來得和緩一點兒，這有什麼錯，非得讓政治獨裁經濟獨裁百分之百的在東北地面建立起來不可嗎？這種政治獨裁經濟獨裁受到了一點指責和回敬就揚翻天地覆的打嗎？東北人民有什麼錯，政府拋棄了他們十五年，他們自己起來保衛自己，在九一八後二年我回東北去，在紅遍嶺邊山邊野的都是武裝的老百姓，當時政府不是正在恭候娶親爵士來調處嗎？東北的老百姓有什麼錯，他們自己站起來，組成了義勇軍，天天希望和關內大軍匯合，多少次派人進關來和當局取得聯絡，但是得到的紙是收買，分化和消滅，完全違背了他們抗日的意志。（我參加過抗日隊伍，我是知道的。）

偷襲因此稱說是共產黨來接而入，說是東北抗日聯軍受了共產黨的領導，因為凡是抗日的必然會匯合在一起，難道這也是東北老百姓的錯嗎？難道必得大家都不抗日了張開手了，才算合乎當局的政策了嗎？但是東北老百姓知道我們只有一條出路，我們必得用自己的力量打敗鬼子，我們的國家民族才有出路。當時東北聯軍的構成，是包含各黨各派的人們，也有知識分子、工人、商人、高麗人、日本人、農民佔最大部份，當時的七個老北風、三江好、小白龍，天好……也都參加在裡面的，我的中學同學參加的很多，我的大學的同學馮淵部就在李德林部下作參謀長，難道這些都是謊言嗎？難道日本報紙天天大談匪的危害，「滿洲國」的「思想匪」，也是說參話嗎？我在一九三五年寫「大地的海」便已經說明東北的義勇軍是有思想有組織有領導的隊伍了。後來隨着他們的壯大，我寫了「柳條邊外」（一九三七年寫）當時東北的抗日聯軍，已經在長白山鴨河一帶建立了強固的抗日根據地，當時聯軍第四軍李延祿部隊已經在山裡開發田地，耕種糧食，還有自己的兵工廠，軍事研究班，夜校，同時還發展種種建設性的婦運運動，「柳條邊外」便是描寫這個隊伍在建設抗日根據地，從事勤勞和種植與學說發這[illegible]

重任務下的英雄故事的。「石頭想這永爲了響應發展搶掠突擊隊的號召，我可得找松細粉和粘泥水，讓牠就糖來補枝最多的，還要給紅旗獎章……」（七一頁）「舉凡大小孩子，男婦老幼，凡是沒有加入突擊隊的，就到外邊去與敵拼的，就都得護進擬工事。」（七九頁）「保衛了老年的父親，年輕的妻和幼小的兒女。保衛，活人的氣息，愉快的汗珠，光明的腳步，人類最偉大工作的一環！」（一〇九頁）難道這樣偉大的工作的一環不是最先反抗東方法西斯蒂的火焰嗎？澆肥消滅就是這些千萬純樸的人民才推翻了東方法西斯蒂的統治，澆肥消滅也就是三千萬純樸的人民才是東北的主人，對滿故鄉，這是無法選擇，既有愛的！彼得要說：「我若不是生在匈牙利，就不會對着匈牙利依戀呀！」莫洛亞說：「不管好歹，法國總是我的祖國！」我對潛國東革原，比拜崙對於熄滅的希臘和亮綴的西班牙更灼熱難忍的悲痛和愛，我一定要對那些殘害這個地面的侮辱這個地面的提徒們作戰到底，這是血寫的命運，絕不容許逃避！「中國經了許多戰士的精神和血肉的培養，的確長出了一點先前所沒有的花果來，也還有逐漸生長的希望。」「如果中國還不至於滅亡，則已往的史實教訓過我們，將來的事便要大大的出於

屠殺者意料之外——這不是一件事的結束，是一件事的開頭，墨寫的謊話，決掩不住血寫的事實。血債必須用同物償還，拖欠得愈久，就要付出更大的利息！」我相信，而且懷信念的工作着！（柳條邊外後記）

今天，又有些軍閥、貪官和學閥們喊出了和東北共存亡的「愛國」的陳調來。為什麼在日本進佔東北的時候，沒有聽見你的嫌類的論文呢！當時真正儆下頭來實實在在作着還件事情的是我們這些老百姓。當時我們用行動和事實來實踐了這個約言，我們得在九一八事變那

一年，我在天津親眼抗日救國團，就受盡無恥的陰謀和迫害，為什麼那時你們不到抵抗的呼聲呢？在廿四年七月廿一日大公報星期論文刊有了文江的論文主張「熱北是我們的烏克蘭，湖南、江西、四川是我們的烏拉爾——古士察汗克，」事實是我們的士察加。」「我們不妨到某察加去！」當時他竟會替他來列寧的政策來欺哄人民，教他們的妥協的理論，這些學閥，貪官學閥為甚麼今天又喊出和東北共存亡來了呢？原因是他們想把東北存也存在「官」和「閥」的手裡，亡也亡在「官」和「閥」的手裡，可千萬不要落在小民的手裡，假設東北成了人民的東北，你們還這些貪官和學閥於何地呢？從不是他們也不能安心的去聽小桑花的「亦復談情」，我們的學者也無法發現「女島」就是「烏鴉」的高論了嗎？

東北的民軍聯合了蘇聯的人民的軍隊，趕走了法西斯蒂的匪徒，而在渴過太平日子的共同的要求之下選舉了自己信託的人們來管事，大家想安居樂業的過幾天好日子，這不很好的事嗎？這不是選舉在他們手裡成了事實了嗎？爲什麼反而派兵進攻他們呢？將進軍北的有七個大軍，新一軍、新六軍、七十一軍、九十四軍、十三軍、五十二軍、新二十七軍，第六十軍，還扶植着當地的偽軍向東北三千萬老百姓來進攻，為什麼要攻擊我們這些無辜愛國的三千萬可憐的老百姓，爲甚麼還進攻我們反抗了十五年日寇暴力統治的三千萬老百姓，爲甚麼要進攻你們早已忘記了的早已遺棄了的三千萬老百姓！他們哪邊錯，？假設說東北人民裡面選有了共產黨，是不是為了暴政不於此，才使他們說成一起的，起碼這是中外記者都報導過的共產黨所在地，爲甚麼政？，他們爲了過程你們的背政，不顧一切的戰鬥，雖

，即便是一萬步說，東北人都是天生成的奴隸，他們也會失去了耐性，何況他們並早已在反法西斯的戰鬥裡面鍛鍊出來的。

現在紙有一個辦法可以解決東北問題，不對你們方為條件停戰。不要發作這反三千萬東北人民的意志的戰爭，東北是中國的，一點都不錯，但中國是人民的，中國不能被幾個軍閥、貪官、學閥、吞人所劫持，中國的前途的路是要經過人民的前進的，離開人民也許向前走的。離開了真這個國家就沒有國家了——國家是由人民來組織成的，不是你在大飯店門口掛個招牌便可以自稱為國家了。既然是人民的中國，那麼就要讓人民的意志來解決一切，東北是中國大部分，要停止戰爭，尊重人民的意志上停止內戰，承認民選政府，容讓人民的意志施行政協決議，「領導進行地方自治，實行

自下而上立法院組織，並迅速召開國民大會、成立[illegible]」這樣的意志，用政治方法解決政治糾紛，以保持中國之和平發展。」以尊重人民的意志立刻停止內戰，有什麼不可解決的問題，可以尊重人民的意志舉行公民投票。東北是人民的東北，東北的一切富源是人民開發的，東北的每一塊磚石是人民建設的，有誰能夠剝奪他們自己對自己的家鄉政務的權利，有誰能剝奪他們自己對自己的和平願望！立刻無條件的停止在東北進行的瘋狂的、浪費的戰爭，放下你們殺人的兇器，回到政治協商的途徑上來，東北的和平不容阻，絕不能這

道會怕你們的政治嗎？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流血的會成呼！」上帝背叛了那些英雄的希望！」「呵，精緻黑暗的事情！你們在暗夜裡[illegible]蔽了的帝國，的上邊了。」（雨果：（悲慘世界））的軍隊已經在窮寧的被們的打了結斗，進攻人民的軍隊已經被在長春被人民清算了，好戰門們退的朋友們，停止你們的手罷，和平，停止內戰，大家商量一下好好的安一塊過過幾天好日子，把貪污消滅，把飢餓消滅，把物價降低，把生活弄好，這在你們有什麼損失呢，你們最大的損失也不過是承認了人民是不可侮辱的，理壞了，此外你們到底損失了一些什麼呢？

往你們毀滅，東北堅強的子孫父老決不容許你們這樣任意的侮辱損害，今天我控訴你們的罪行，立刻無條件停戰，否則你們所遭遇的抵抗是無可形容的，絕不是為了人民軍隊的鬥爭類似的就壯大起來，也不是人民的軍隊會有些可恥語言專家所說的有「赤色帝國主義」作靠山，而是你們搞得老百姓太慘了，他們紙有把希望和光明以及自己的身家性命都寄托在人民的英勇的行列裡！這樣就是你們所大惑不解的東北民軍為什麼會越打越多的惟一的原因！立刻停戰，停止流血，決不容許向三千萬純樸人民進攻！

## 把·打·內·戰·的·錢·移·給·學·校，讓教授們吃飽！

楊嚶

抗戰中教授苦，勝利後苦得更厲害。近來物價飛漲，生活逼人，教授生活不能維持。上海各大學教授自本年二月即發起改善待遇的運動，向國民黨政府呼籲，終經國立大學，上海教授代表會屢次呈請國民黨最高當局，又另電行政院及教育部請願，然而將近三月，「結果來無具體辦法，亦未有片紙隻字之回覆。」（見該代表會宣言）國民黨當局，對於全國公立學府教授們的呼籲，竟置之不聞，毫不理會，實在令人氣憤！因之，日前（二十二日）有成都四川大學與太空[illegible]等八十五教授停教三日（二十二日至二十四日），「向冷酷黑暗之現實表示抗議。」（見川大與太空[illegible]等八十五人停教宣言）繼們直接響應上海各大學教授之要求。

我們很贊成國立大學上海教授代表團所提出的兩項要求：一、對教授待遇應另立標準；二、待遇計算之標準應以生活指數而定。這些起碼的要求，我們希望能夠實現。我們不贊成國民黨教育當局負責人的談話：「經費拮据，尚望各位能多諒解。」（見中央社上海二十一日電朱部長接見教授代表談話）試問打內戰有錢，給教授們吃飯偏「拮据」起來，而且這也不是什麼「諒解」「不諒解」的問題！我們要求讓教授們吃飽！

## 中國問題講話⑩　千萬人一起向前

黃谷

中國問題的複雜和長期性，敵人的強大和鬥爭的殘酷，這一切都使得解決中國問題成為一條極其艱難的道路。

這是一條艱難的長途，就要求走在這條長途上的人有最強的決心和毅力，他們實事求是的看問題，他和廣大的群眾站在一起。中國問題的解決雖然是件艱難的事業，然而不是不能夠達到目的。

有了最強的決心和毅力的人才能一步步向前走這條長途。有不少人走在中途，看到路讓進，就心灰意懶了；也有不少人走完一節路時，遇到阻礙，碰到曲折，就以為這條路是走不通的，不願再走下去了。我們必須認定，這本來是條極長的路，中途決不會沒有許多曲折。甚至還準備在似乎已經快走完時，還會發現前面又有好大一段路；在似乎已經走到一片平陽時，卻會又遇到更大的挫折。有了這樣的精神準備，我們才會有決心、有毅力看定目標，認清方向，一步步走下去。

一定要真正實事求是的看問題，才能辨認清目標，認得清方向。有不少人只是憑空想來找尋中國問題的解決辦法，並不去認識真實的看實際的事實。究竟什麼是阻礙中國前進的力量？究竟中國要求進步是為了什麼？

他們都不能認識清楚，這樣，他們雖然想出許多辦法，定出許多方案，但是無從下手。一到實際中去，他們就會迷途了路，找不出解決問題的方向。解決中國問題的大路其實又並不難找，只要永遠實切切實在地看準中國社會的情形，誰就能夠永遠定正確的方向和目標。

正確的方向和目標如何才能走到呢？「國家興亡，匹夫有責」，這句話是對的，這就是說，每個人對於解決中國問題，都要負有責任。正因為每個人都負有責任，所以就決不是靠任何一個人的力量就能成功的。

所以我們說，一定要和廣大群眾站在一起，才有能力解決這樣複雜艱難的問題。有不少人，因為看不到廣大人民蘊藏着最偉大的力量，於是他們在遇到困難時就徬徨了。又有不少人，他們把中國問題的解決依靠在某幾個人的身上，結果也不能不失望。我們一定要認識廣大人民的力量，要和人民的力量站在一起，這樣我們才能夠衝破這長途中的任何阻礙，通過一切曲折和艱險而不斷地踏開向前的道路。

解決中國問題的長途艱像西遊記中唐僧西天取經的路一樣。但仲唐僧只有他的三個徒弟，而在我們征途上卻有億萬被壓迫的人民一起向前。

## 離渝前×日記·17·

胡風

在大使館門口就遇見了好幾個熟人，那個面有一位抱着小孩的，一看到臉就打招呼，談起話來，雖然面熟，但無論如何記不起他是誰。在他旁邊牽着兩個小孩的太太也和氣地和我談起話來。弄了好一會才記起了她是夏君底妹妹。夏君住在他們家裡養病的時候，我去了好多次，也受了好多次的招待，四五年不見，就幾乎不認識了。他問我的住處，我說後天就要走了，但他總是問，我怕這個擬鄉的人要問什麼總行之類，最後，就支吾着不回說。[illegible]他說會到我底住處不能告人，想到別的什麼了。還弄得我很窘。人與人之間就會有這樣彼此都出于善意的誤會。

因為約好夜飯今天見面，怕他在我那裡等，所以想早點回去，但還是耽了不少的怕。

下山的時候，正碰見發發往山上走來。他衣冠整楚，頗有外交家的氣派。據我揣想，就轉身一道下山，不到大使館去了。路上遇見一對夫婦朋友，問他：怎麼不去了呢？他說：心到神知，並不在乎形式。

## 參考資料

# 重慶工人苦難實錄

本報資料室

重慶工人，沒有從國民黨政府那裡得到過任何的好處，有的是失業、飢餓和無情的踐踏。我們僅就手頭現有材料，將去年十月重慶工人横被摧殘的情況，照實摘錄，以供研究和關心勞工問題者參考：

### 開除兼毒打，剋扣更挨餓——國營工廠，罪惡無情

中信製傘廠，于八月卅日遣散全體職工，共遣散費以年資分三月，二月，一月三種。但依當時生活程度，不但不足以用作回鄉，即生活亦難維持。

銅元局×兵工廠，于八月卅一日宣佈九月開除廠工人數百，將款香儀發資，計四千元之譜，該款且待九月十三日（廠中沒有時間）發給，另外發給米一月。接該廠工友多來自淪陷區，在如此遣散下，叫苦不已。

江北安樂會重慶製鐵廠，八月三十日起解散遣散學徒輪隊，九月三號開除學徒限名，至九月十號左右，共開除工友二百五十多人。

北碚東陽鎮富桑局，于九月底開除男女工人兩百名，其人發費[illegible]元，此費用作往東陽到北碚的過江費都不夠。

國營湘南局機器廠于十一月十六日解散，數百工人失業。

[illegible]工人，勝利後，老板拿到千億的底紗，除了幾千萬，就說土布划不來，中小工廠停工了，除織花布的一千多人外，其餘都流浪街頭。

[illegible]

蒙孫中紡染廠，八月十三日，全體工人在工場上談增加工資問題，有個工人說了一句「說這些廢話幹啥」，當即被管理員打了一耳光，[illegible]等三天。又發往十四分局，關到二十一日才放。他就這樣不聲不響的被開除了。此後，遇二遇三開除十多個，九月二號解僱除九南等二十餘名，說是開除遣散也不准多吃一頓，遣散費也不發。

右門中國紡織公司，在九月二十七日夜，因為夜夜錢，約友人在宿舍玩，以圖把關子謀定，不意主管人借此將他開除。第二天，該主管人又帶警衛到宿舍檢查，發現一些工人私借廠用的毛巾等一位工友說出來的樣，就說他們偷廠方的。當即開除，並扣去他們的工資。

南岸土廠于資源委員會[illegible]管理所，擬方案是解散工友，至十月十七日，又遣散四十四名，每人只得一個半月的工資，他們中十分之四都是外省人，故要求繳散費，廠方竟加以威脅說：「不准加，有的是衛戍部，再要求，就不客氣。」

江北俊碑某紡部軍需署第二紡織廠同與布廠，於十月三十一日遣散全部男女工友二十七人。

柏溪某油廠，於十月二十六日，有該廠特務人物殿打張樹國等三工友。二十七日被打的工友向他理論，後遭痛打。

裝甲慶白市驛第四工程處，在十一月初有七百多工友被遣散，此中只一部份人得到半個月的遣散費，其餘不但沒有，而且被趕出了廠。

交通銀行一董工友，於十月初被解僱，要求發遣散費，因總務處及總務處長，皆無結果。

軍布米織鑄和花紡廠管制局土布織戶共兩萬多[illegible]

### 工廠關門　工人解僱——民營工廠工人更無可靠

南岸信予石磨磚瓦廠，於三十四年八月二十日無條件遣散工友三百餘等十四人。

南岸大佛段治生公司，八月裁汰工友將林七人，以初遣散費分文不給。後經勞資調解，才由發給遣散費一個月。

龍門浩大鑫鐵工廠，于三十四年八月二十日，無理遣散工友沒錄等十六人。

黃沙溪裕坊新大川公司，自八月份起，即宣佈無故開除工友。比如有一工人寫：「廠裡不斷開除工人，也許不久要失業。」之句，被經理看見，即被開除；又如工人生病，或上下班稍有差錯，也[illegible]

[illegible]

## 救救公教人員

念發

物價一天天高漲，公教人員的生活已經日益惡化，江北縣的一個教師的家庭有七個兒子，共同穿一雙鞋子，教師因為沒有錢買鞋子，只好穿着木拖鞋「上課」[illegible]不能養活自己的家屬，很多公務員的子女教人員，迫於貧困而自尋短見者，亦有所聞，[illegible]就是無數的受害的公教人員的典型代表！

大學教授的生活，也比較可憐的，國立大學的教授每月的薪水，最高者六百元，加生活指數八十倍，再加生活補助費二萬八千元，總計才七萬六千元，大學助教的每月薪水，僅五萬二千元（根據三月份材料）。這樣低的薪水，據某教授說：僅可維持一週。據報載：××大學某教授平時足不出戶，一毛不拔，僅可維持至十八天之久，乃為最高紀錄。

公教人員除了在生活糧食之下，還要受到工作無保障的威脅，為裁撤和幣縮、大多數的公教人員時時以驚慌沮喪的心情，就心憂自己的飯碗問題，在當客不能安心處[illegible]

[illegible]